

20 世纪初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 与美国社会党的合作评析*

牛政科

[摘要] 20 世纪初期，面对美国工人阶级遭受的严重剥削和压迫，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怀揣着救世的理想，开始支持阶级斗争和政党政治，并成立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该组织与当时迅速崛起的美国社会党合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社会的进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与美国社会党的合作最终破裂，两者均在此后走向衰落。如今，美国资本主义遭遇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的挑战。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否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再次展开合作，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 美国 基督教社会主义 美国社会党 民主社会主义 宗教社会主义

一般认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起源自 19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在欧洲 1848 年革命后分别在英国、德国得到进一步发展^①。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可追溯至 1872 年杰西·琼斯（Jesse Jones）在波士顿建立的“基督教劳工联盟”（Christian Labor Union）^②。其代表人物有：威廉·德怀特·珀特·布利斯（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华盛顿·格拉登（Washington Gladden）、乔治·赫伦（George Davis Herron）、沃尔特·罗森布西（Walter Rauschenbusch）等。1906 年，为了借助当时正在崛起的美国社会党的力量，爱德华·艾利斯·卡尔（Edward Ellis Carr）组建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Christian Socialist Fellowship）组织^③。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党也希望借助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因此双方形成了短暂的合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是否支持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两个‘主义’五百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历史演变研究”（2021MGCZD018）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英〕G. D. H. 柯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1789 - 1850 年》第 1 卷，何瑞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年，第 291 页。

②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25.

③ 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团契（Fellowship）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基层单位。因为教会是由各种不同人群组成，为了便于开展活动和发挥不同人群在教会中的作用，就按照信徒的年龄、职业等分别组成不同的团契，如青年团契、老年团契、学生团契、妇女团契等。

美国参战这一问题上，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与美国社会党出现分歧，双方迅速走向分裂。此后，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逐渐消亡，美国社会党也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表明，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合作只能是“貌合神离”。由于双方的合作缺乏现实的基础，一旦外界环境稍有改变，这种表面的合作就会立刻分崩离析。

一、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救世梦想

19世纪下半叶起，美国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愈发活跃。与此同时，宗教界兴起了社会福音运动，该运动宣扬新社会秩序的福音，试图调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倡导在地球上构建“上帝的王国”，并以基督精神解决美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后来，社会福音运动中的部分激进分子受到英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启发，尝试调和基督教与社会主义这两种理论体系，以基督精神化解当时美国严峻的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

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提出建立以基督福音为原则的新社会，主张社会平等，鼓励合作制和利润共享，支持国家制定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他们把基督教精神和社会主义相调和，要求资产阶级履行社会责任以缓和劳资矛盾，并主张教会要为低收入阶层伸张正义。比如琼斯认为劳工问题是“挑战人类社会的最巨大、最复杂的问题”，而他提供的解决方案则包括三个方面：（1）在教会内部建立互济会，负责照顾病患和经济困难者；（2）教会支持“一切形式的产业合作”与工会；（3）建立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仅购买那些不以赚取利润为目的、“采用成本制度”的厂商的产品^①。

（一）追求人人平等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追求的“人人平等”，不仅是宗教信仰上的理念，更是他们改造社会、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他们相信在上帝面前众生平等，这一原则应该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他们激烈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比如，布利斯认为“上帝是人类一切进步的源泉和指导者”，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工业的制度应本着上帝的父爱和人的手足之谊，按基督耶稣的精神和教义建立起来。布利斯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自然资源和人类科技被用于增加少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导致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企业控制权集中在财阀手中，雇佣工人的命运被少数资本家控制，导致拜金主义、恣意妄为、酗酒卖淫等道德弊病的滋生。由此可见，布利斯已认识到当时的美国出现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对此他的解决方案是依靠基督耶稣的精神，建立一个合理的、平等的新社会。他认为，基督教必须重建社会秩序，首先把社会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为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地谋取利益^②。

^①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25.

^② 参见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7-259页。

（二）支持工人斗争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把工人争取尊严与权利的抗争视为福音的延续，认为工人举行罢工游行、组织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等行动都是在实践自己的宗教信仰。比如，琼斯领导的基督教劳工联盟和《平等》（*Equity*）杂志支持 1875 年伊利铁路工人罢工。该杂志曾刊文表示：“伊利铁路是工人运动的乔治三世……这是新革命的第一枪……是公司与人民之间战争的开端。”基督教劳工联盟的官员致信纽约基督教青年会，指责其破坏码头工人罢工。此外，他们还支持 1877 年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①。赫伦在 1890 年的“耶稣向富人的致辞”这一演讲中提醒富人，作为兄弟的爱护人，他们在地球上的使命是提高穷人的地位^②。在 1900 年的“我为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演讲中，赫伦认为，工人要有阶级意识，必须要意识到自己是地球的合法的所有者和真正的生产者，必须勇敢地团结起来，从资本主义和剥削劳工的工业制度中争得自由。只有美国工人肩负起人类赋予的重大任务，从自然和历史的世界中组织一个有机的、自由的社会，其人类的灵魂享有生活的完整内容和快乐之时，社会主义在美国才能建成^③。

（三）以合作代替竞争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依赖的市场竞争机制造成了社会分裂，只有恢复合作才能缓和社会矛盾，让经济社会重新恢复和谐。琼斯在其主编的《劳动平衡》（*The Labor - Balance*）上全文刊登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其中有一段写道：“我们要求：生活资源——生产资料、公共交通与通讯、土地、机器、铁路、电报线路、运河等——尽快通过政府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废除雇佣工资制度，代之以合作生产，并对其收益实行公正分配。”^④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当时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该党寄予厚望。琼斯在《劳动平衡》上刊登该纲领，表明对该党的一些主张持积极的态度。布利斯曾表示，要“联合所有的社会改良者，走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广阔得、自由得、实际得足以包括一切有价值的人（不论他们来自何处）的道路”^⑤。罗森布西敦促基督徒暂且放下永生的希望，转而关注遭受欺凌的弱小者。这样可以减少工人阶级面临的痛苦。他说，为女性在百货商店争取座椅和洗手间的运动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只有社会运动才能实现更伟大的目标^⑥。他相信这个更伟大的方案需要“对生产工具实行集体所有制，废除当下的两个阶级构成的工业社会”^⑦。

①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25.

② 参见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64 页。

③ 参见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65 页。

④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26.

⑤ 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61 页。

⑥ Walter Rauschenbusch,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lassic That Woke Up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One, 2007, p. 304.

⑦ Walter Rauschenbusch,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lassic That Woke Up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One, 2007, p. 328.

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转向支持阶级斗争和政党政治

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政党，强调渐进主义，反对革命，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①。如琼斯曾宣称，基督教社会主义支持和平道路而非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他们认同国际的每一条主要原则，并且能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但他们要用耶稣的精神与方法，取代国际的精神与方法”^②。1901年美国社会党成立后，其蓬勃发展的趋势使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政党的态度从反对转为积极支持。从1904年到1912年，美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得到的选票从1904年的40万张增长到1912年的90万张，同期的党员人数从2.5万人增加到12万人，并有50名党员当选市长，20名党员当选议员^③。此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希望借助美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力量实现自身的救世理想，开始纷纷加入美国社会党。

此时基督教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一轮运动的主导者公开接受了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避而不谈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加入了社会党并在党内担任职务。维达·D·斯卡德（Vida D. Scudder）指出：“（历史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招徕的无非是些骚客怪咖，以及偶尔迷路的圣徒或哲学家；而组织化的社会主义与组织化的宗教，都心照不宣地对这些人置若罔闻。”^④他们还承认与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相比，自身更多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们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斯卡德指出：“托尔斯泰、罗斯金、易卜生，全都走错了道路；合上这些人的书吧，打开恩格斯、倍倍尔、饶勒斯的书——即便你不接受他们的学说，也能尽情享受他们的方法与态度带来的那种如释重负之感。”^⑤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对待社会党的态度上发生转变的关键在于，他们把“上帝应许的临到王国”与“社会党即将开启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同起来。正是这种等同，为基督徒投身社会主义提供了宗教与神学的基础。在基督教中，“上帝应许的临到王国”指的是上帝所承诺的一个未来的、神圣的王国，这个王国通常被称为上帝的王国。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核心概念，代表着上帝的最终统治、救赎以及人类历史的最终完成。这个“王国”并非地理上的或政治上的王国，而是指上帝在世界中的主权和统治，特别是在基督教所谓的末世。基督教教义中提到的“神的国度”将实现公义和平，所有的痛苦、疾病和死亡将被抚平，因而是一个完美的、和平的社会。

美国社会党成立时提出的纲领中，规定其奋斗目标是“把工人阶级和同情它的阶级组成一个政党，以期夺取政府的各项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来把现在的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改变为全

① 参见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6页。

②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26.

③ Jessie Wallace Hughan, *The Facts of Socialism*, New York: John Lane Company, 1913, pp. 47 - 49.

④ Vida D. Scudder, *Socialism and Character*,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12, p. 73.

⑤ Vida D. Scudder, *Socialism and Character*,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12, p. 133.

体人民的集体所有制”。纲领提出的当前要求共有七条：“一、不但垄断公司、托拉斯和联合企业控制的一切工业要实行公有，而且一切运输交通工具和其它一切公用事业也要实行公有。这样一些工业的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得用来削减资本家阶级的财产税，而是要全部用于增加职工的工资和缩短工时，用于改善服务事业和减少消费者的捐税。二、为减少劳动产品中资本家的份额和增加工人的份额，要逐渐缩短工时和增加工资。三、州和国家对劳动人民实行保险，以防不测事件、失业、疾病和老年生活困难；用于这方面的资金征自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并由工人阶级监督管理。四、为了使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产品，创立公有工业制，并为此而使用国家贷款。五、州和市教育机关供给全部书籍和衣食。六、男女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七、实行创制权、复决权和比例代表制，给予选民以罢免其代表的权利。”^①

双方在理论上的共同点存在如下方面。一是都主张社会正义。双方都致力于解决当时美国日益严重的分配问题，特别是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阶级。基督教社会主义强调改革社会和经济，照顾穷困潦倒的人民；要求把基督教的价值观用于社会结构，从而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公共利益。美国社会党在德布斯等人领导下，也要求进行财富再分配、工人控制社会生产、政府干预经济、保护工人权益、提高社会福利。二是都反对资本主义。两者都批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具有剥削性和不公正性。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但是认同美国社会党主张的改革经济制度，遵循基督教关于爱、平等和正义的价值观。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是一个财富分配要保证全体人民（尤其是穷人）的基本尊严和平等的社会。美国社会党要求工业等实行公有、保障工人权利，缩小贫富差距。三是都提倡改革社会道德和精神。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衡量经济制度优劣的标准，应在于其能否体现基督教所倡导的团结、怜悯与共同体精神。对他们而言，耶稣关爱穷苦民众的教诲是追求社会变革的道德基础。美国社会党主要关注物质和经济公平，同时也承认经济制度变革需要道德和伦理的变化相配合。这一点为双方提供了合作的契机，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方案，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迫切需求。

当然，双方在政治理念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如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力求在现存政治框架内开展活动，遵循现有的民主程序；而美国社会党在某些情形下则倡导激进的制度变革。不过，双方均认为，要实现有效改革，就必须付诸务实行动，通过相互靠拢提升各自的政治影响力，推动诸如提高最低工资、实现八小时工作日以及政府干预企业等改革诉求的实现。

三、进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建立团契组织

爱德华·艾利斯·卡尔早期深受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所著《回顾 2000—1887 年》（*Looking Backward 2000 - 1887*）一书的影响，后来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转变为一

^① 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315 - 316 页。

个具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①。卡尔于1900年加入美国社会民主党，随后在美国社会党成立后，在伊利诺伊州丹维尔市组建了第一个社会党支部。1906年卡尔开始在芝加哥出版半月刊《基督教社会主义者》（*The Christian Socialist*）。为了更好地团结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以此杂志为核心，卡尔于1906年组建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其成员人数超过1500人，包括数百名新教牧师和27个分支机构。著名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布利斯是团契组织的领导之一。《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1908年4月15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资本主义建立在“贪婪之恶”上，导致“由宗教教导的道德生活不切实际”，而社会主义将会创造一个适宜实践宗教理想的环境^②。

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承认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的兼容关系。在团契组织第一次年度会议通过的章程中，规定其目标是“把耶稣的社会福音渗透到各教会、宗派及其他宗教机构之中；昭示社会主义正是基督徒生活中必然的经济发展形态；以建立产业民主终结阶级斗争，加速正义与手足之情的国度降临大地。”^③这份章程正式亮明了社会改革的旗帜。1909年第四次年会修改的章程中，团契组织把阶级斗争视为资本主义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并宣称团契组织的目标是“向教会及其他宗教组织宣扬社会主义；阐明社会主义对于基督教实现完全胜利的必要性；通过建立工业与政治民主来终结阶级斗争；加速实现正义与兄弟情谊的统治——即在人间的上帝的王国”^④。

团契组织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可从其具体活动中窥见一斑。在1909年第四次团契组织的年会上，第一场集会由托雷多市长、社会主义者布朗德·维特劳克（Brand Whitlock）与两名牧师共同主持，他们共唱了社会主义之歌。第二场集会上多人就社会主义主题致辞，比如埃利奥特·怀特（Eliot White）致辞题目为“作为预言家的社会主义者”，保罗·H·卡斯尔（Paul H. Castle）致辞题目为“社会主义理念的道德力量”，托马斯·P·伯恩斯（Thomas P. Byrnes）致辞题目为“上帝王国的社会、政治和工业基础”，卡尔（E. E. Carr）致辞题目为“耶稣的社会消息”^⑤。

四、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与美国社会党的合作与分歧

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是为追求把基督教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理念综合起来而建立的组织。其目标是按照耶稣的教导，构建一个公平、平等和团结的社会，这与美国社会党追求的公平分配原则和保护工人权利是一致的，因此双方具有合作的理论基础。

在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向社会主义方向靠拢的同时，而美国社会党此时也对其理论进行了修正，以便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美国社会党的领袖们提出了各种解释，既宣称本党仍然真正遵循马克思主义，又防止被贴上狭隘教条的标签。比如约翰·斯帕戈（John Spargo）指出，马克思作

①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41.

② John C. Cort, *Christian Socialism; An Informal History*, New York: Orbis Books, 1988, p. 241.

③ “Early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 <http://marxisthistory.org/subject/usa/eam/csf.html>.

④ “Early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 <http://marxisthistory.org/subject/usa/eam/csf.html>.

⑤ “Early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 <http://marxisthistory.org/subject/usa/eam/csf.html>.

为工人阶级政治家和策略家的影响正在增加，而他作为理论家的影响正在下降。在他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已然认识到马克思理论存在的缺陷，并认可有必要修正他们此前基于错误理论前提所确立的理论立场和政策主张^①。

（一）坚持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 1907 年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的第二次年会上，曾有人提议修改章程，要求把加入美国社会党作为加入团契组织的条件，经过辩论，此提议被压倒性多数否决。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完全接受“对社会和政治原因的经济解释，并且无意通过任何修正主义的要求对其加以限制”，但它也主张“该党在演讲和党的出版物中应严格避免一切形式的宗教或反宗教理论或教条；此类观点应被视为私人事务，每个人都应享有作为个人在信仰和表达上的充分自由”。团契组织有能力帮助“使耶稣的公开追随者成为他们本应成为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并愿意向社会党提供协助，“在任何教会、基督教青年会或任何其他对社会主义宣传持保留态度、但愿意接受以‘基督教’名义进行宣传的团体中，传播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②。

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与美国社会党志同道合之处，比如维护工人权利、社会正义和经济改革，但是团契组织认为保持其基督教的身份更有利于开展活动。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不仅是变革政治和经济，而且要转变道德与精神。美国社会党则基本上是世俗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致力于寻求对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和现实解决方法，这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理念存在差异。因此，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保持其独立性，有助于维持其基督教的立场，不致失去对精神或伦理的关注。团契组织认为基督教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社会复兴的基础。保持其对美国社会党的独立性，让他们可以保护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对团结、社区和穷人的关照，而不必冒过于世俗化的风险。

与此同时，他们希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战略的自主性。在与各种政治组织开展合作的同时，保持自身组织的自主性，有助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参与更广泛的运动。团契组织的领导人认为从外部对社会党施加影响会更容易一些。他们以基督教的道德观为出发点，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弱化社会主义的唯物论色彩。他们的目标并非简单地加入社会党，而是要推动社会党制定反映基督教道德和伦理观的解决方案。此外，团契组织还想动员更多的人参与社会运动，包括对参加世俗运动犹豫不决的基督徒。独立的团契组织可以发挥教会与各种左翼政治力量之间的桥梁作用，从而让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在争取正义的社会运动中发挥鲜明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尽管团契组织赞同社会党的很多目标，但是对社会党的过于激进的政治战略也不认同。比如社会党号召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彻底重建社会。对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改良而不是彻底革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总是积极参与现行的政治制度，并且强调渐变的改革，而不主张全面的革命。如果加入社会党，这将意味着赞同社会党内这些激进的、反对基督教的观点，团契组织不能接受这种后果。另外，许多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且需

^① John Spargo, *Sideligh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ism*,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1, pp. 112, 115, 148.

^② “Early Christian Soci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 <http://marxisthistory.org/subject/usa/eam/csf.html>.

要个人精神和社会层面的革新。在他们看来，道德伦理与政治经济在社会改革中同样重要。

（二）强化了美国社会党内的右翼力量

美国社会党内存在从温和右翼到激进左翼的各种派别，比如机会主义者、建构主义者、革命主义者、工业主义者、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等。表面看起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属于社会党的左右两翼。一方面，由于他们倾向于采取和平手段，属于右翼的建构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们强调精神价值，经常与革命主义者结盟，反对碌碌无为的政策^①。

从人数方面来看，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基督徒数量稀少，但他们是立场坚定、斗志昂扬且组织有序的少数群体。此外，基督徒倡导社会主义通过渐进、和平的政治途径发展，这实际上增强了社会党内的右翼势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努力弱化社会主义运动对教会的敌视，并取得一定成效。1908年，社会党的左翼领袖德布斯在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大会上表示：“数年之前，像这样的集会是不可能的……我很高兴自己能称呼你们这些加利利人的牧师为我的同志，因为不久之前我感到一种对你们这个阶级的巨大偏见。”^② 德布斯还表示很多社会主义者对上帝的王国等同于合作联合体的认可。他说：“耶稣教导说：大地、空气、海洋、天空以及其间一切的美好与丰饶，都属于全人类所有的孩子；他们应当平等地共享自然的财富，和睦共居，彼此担当重担，彼此相爱——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所传扬的；也正因如此，那些霸占大地与其恩赐的富有盗贼，必像两千年前那些掠夺贫民的强盗钉死耶稣一样，把社会主义者钉上十字架。”^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社会党1912年党章第二章第六节的反暴力规定：那些反对政治行动或鼓吹将犯罪、破坏等暴力方法作为工人阶级解放武器的人，将被开除党籍^④。

恩格斯曾在1893年致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⑤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自成立伊始，基于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就与美国社会党在社会正义、工人权利和经济改革等方面志同道合，因此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团契组织利用自身的独立性，在宗教社区内推广了社会主义理念。当时很多主流的基督教派仍然反对社会主义，视之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威胁。团契组织则向他们展示了一种与基督教义兼容的社会主义，强调基督徒在照顾受压迫的穷苦人上的伦理责任。这也有助于在基督教左翼中加强力量。

（三）竞选政府公职

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上，美国社会党的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先后四次（分别是1900年、1904年、1908年、1912年）参与美国总统竞选。尽管这些竞选都失败了，但是他

① Jessie Wallace Hughan, *The Facts of Socialism*, New York: John Lane Company, 1913, pp. 145, 148.

② Robert T. Handy,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America, 1900–1920”, *Church History*, Vol. 21, No. 1, 1952.

③ Robert T. Handy,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America, 1900–1920”, *Church History*, Vol. 21, No. 1, 1952.

④ Harry W. Laidler, *Social Economic Movement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47, p. 589.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33页。

的竞选活动吸引了大量美国公众去关注劳工权利、社会主义和基督徒的道德。尤其是 1912 年的大选中，德布斯获得了近 100 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约 6%），在内华达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占比超 16%，在蒙大拿州和亚利桑那州占比超 13%，在华盛顿州占比超 12%，在加利福尼亚州和爱达荷州占比超 11%。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明尼苏达州莱克县赢得相对多数，得票率为 37.44%；此外还有十多个县也有超 30% 的选票投给了美国社会党。这是美国社会党历史上的巅峰时刻^①。维克多·L·伯杰（Victor L. Berger）在 1910 年的国会选举中，在密尔沃基市第 5 选区赢得了 40% 的选票，成为第一个当选美国国会众议员的社会主义者^②。迈耶·伦敦（Meyer London）三度当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分别是 1914 年、1916 年、1920 年）^③，并且都是当时国会中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在 1914 年国会选举中，伦敦赢得纽约州第 12 选区 49.5% 的选票，击败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对手。1916 年再次赢得 47% 的选票^④。

继 1910 年社会党人当选密尔沃基市长后，1911 年共有八名社会党人当选人口超过三万的城市市长，其中包括 J·斯蒂特·威尔森（J. Stitt Wilson）、蒙大拿州布特市市长刘易斯·邓肯（Lewis Duncan）、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乔治·鲁恩（George Lunn）三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以密尔沃基、伯克利等城市的竞选经验为基础，1912 年召开的美国社会党大会采纳了一项供市长和州长竞选人参考的纲领。这份纲领呼吁地方政府提高政府雇员的工作条件，使用立法权支持私营部门雇员，建立公共设施和城市市场，制定城市规划，实施广泛的公共卫生计划，建造公园和游乐场，以及支持公共教育和育儿服务^⑤。

（四）在是否支持美国参战上产生分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别在美国社会党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团契组织内造成了紧张局面，并导致前者趋于衰落，而后者逐渐消失。一战时期发生的各种事端，粉碎了天国期盼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等同关系。随着这一理论核心被摧毁，整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也随之瓦解。

社会党起初反对一战，更反对美国参战。党内强硬的少数派则批评这种绥靖主义，并组织了新的社会运动^⑥。社会党因此开除了其重要的右翼党员，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两者随之开始决裂。1918 年秋，《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杂志改名为《真实民主》（*Real Democracy*）。随着一战结束，《真实民主》刊文重新评价美国社会党，认为它是一个“偏执的、愤怒的、不科学的、愚蠢的、反宗教派别”。这表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再认为社会党是实现“上帝的王国”的力量了^⑦。

① Jack Ross,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A Complete History*, Sterling, VA: Potomac Books, 2015, p. 141.

② Jack Ross,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A Complete History*, Sterling, VA: Potomac Books, 2015, p. 120.

③ “London, Meyer”,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london-meyer>.

④ Jack Ross, *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A Complete History*, Sterling, VA: Potomac Books, 2015, pp. 159、160、175.

⑤ Stephen E. Barton, “‘This Social Mother in Whose Household We All Live’: Berkeley Mayor J. Stitt Wilson’s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ocialist Feminism”, *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 Vol. 13, No. 4, 2014.

⑥ John Spargo, *American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New York: Ha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18.

⑦ Robert T. Handy, “Christianity and socialism in america, 1900 – 1920”, *Church History*, Vol. 21, No. 1, 1952.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年美国社会党的左翼组建了共产党，再加上席卷全国的反社会主义行动，社会党此时已经名存实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和出版物也随之于1920年前后消亡^①。基督徒只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其他运动中。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曾多次复活，但终归都是昙花一现。

结 语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美国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时，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反映了当时中等收入阶层的心理状态。他们害怕急剧的社会变动，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向资产阶级寻求妥协，因而热衷于和平、友善的说教。虽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支持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进行斗争，但这种支持始终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框架之内。如今，团契组织与美国社会党都已成往事，但是他们曾经的主张则一直影响至今。

面对当今西方出现的社会撕裂、社会原子化、不平等和财阀统治等特征，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相信他们在今天仍然可以为基督徒提供宗教和道德指导。他们对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重新利用，既凸显出了这份努力背后的悲怆，也映照出其中所蕴含的希望。英国圣公会当代理论家罗万·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延续了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思维路径，并未从政治经济维度剖析社会问题，而是立足道德伦理视角展开阐释。威廉姆斯认为，我们的世界不仅是一个可供利用的工具，而且是一个神圣的礼物，它体现了上帝的光荣与善意，正因如此，人类不应剥削世界，而应予以珍惜与呵护^②。威廉姆斯认为，政治经济学剥夺了世俗的道德根基，将赋予社会生活活力的理想摒弃在外；纲领性的世俗主义祛除了尘世的宗教基础，从而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出于利益算计。他认为，信仰让人们“有可能对有意义的行为承担责任，承认我们这个尘世所赖以存在的奉献，并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承担起责任”^③。2007年，沃尔特·罗森布西的著作《基督教与社会危机》在时隔一个世纪之后重印。沃尔特·罗森布西的重孙，即保罗·布兰蒂斯·罗森布西（Paul Brandeis Raushenbush）在该版的前言中认为，当今的基督徒在面对最严肃的议题，比如战争、恐怖主义、贫穷、全球化、宗教狂热主义、艾滋病、女权等问题时，绝不要心存恐惧，而是要直面这些挑战。他希望人们从这本著作中得到启发，在“上帝的王国”这一愿景的引领下，变革滋生人类痛苦的制度^④。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宗教在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中的影响力和重要性逐渐减弱。在诸如堕胎权、同性婚姻、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上，人们越来越强调政治决策应基于理性和科学，而不是宗教信仰。当代美国社会更为强调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物质享

① Arthur Preuss (ed.), *A Dictionary of Secret and Other Societies*, Detroit: The Gale Research Company, 1966, pp. 89–90.

② Rowan Williams,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p. 4–5.

③ Rowan Williams, *Faith in the Public Square*, London: Bloomsbury, 2015, p. 6.

④ Walter Rauschenbusch,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lassic That Woke Up the Church*, New York: HarperOne, 2007, pp. ix–x.

受，这些价值观取代了宗教教义中的核心价值。此外，尽管基督教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宗教，但随着移民的增加，其他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在美国也逐渐为更多的人所认同。特别是在多元化的大都市地区，宗教的多样化使得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有所减弱。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党在经历重组后演变成了当今美国影响力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 DSA），目前 DSA 的成员已从 6000 人迅速增加到 100000 人^①。现在美国最有名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家分别是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绰号 AOC）和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后两者都是 DSA 的成员，也都是冉冉兴起的民主党政治明星。桑德斯早年加入过美国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并且与 DSA 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桑德斯先后两次竞选美国总统，都获得 DSA 的全力支持。虽然桑德斯两次都在民主党的初选中失败，但是他俨然已经成为 21 世纪美国社会主义的代言人。

面对当前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显然需要一个政党为依托，才能去实现他们救世的理想；而民主社会主义者也需要借助基督教来加强自身的组织力量，双方也许能从 20 世纪初的合作历史中吸取经验，再次开展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历史上推动了美国社会福音运动和新教徒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但是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已经决定了其最终失败的命运。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基督教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宗教理论形式当然也不例外。基督教社会主义里的宗教元素，本质上也只是维系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工具。它并未试图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倒为其提供道德层面的辩护。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聚焦于爱、同情和慈善等伦理观念，这些理念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剥削，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深层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②。1843 年，恩格斯也指出：“即使圣经里有若干段落会有利于注解共产主义，但是圣经教义的整体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乎理性的措施截然对立的。”^③ 由此可知，一切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社会运动，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最终都会走向失败。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概莫能外。

（牛政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丁琪]

^① Tom Gallagher, “In the Trump Era, What’s Next for DSA? - 48 hills”, <https://48hills.org/2024/12/in-the-trump-era-whats-next-for-dsa/>.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2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83 页。